

李悦著

# 死光

SI GUANG



- 877207

0318  
4091

0318  
4091

# 死光

李悦著

群众出版社

# 死 光

李 悦 著

---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市巨山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71千字

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

---

ISBN 7—5014—0156—X/1·36 定价：1.80元

印数：00001——17500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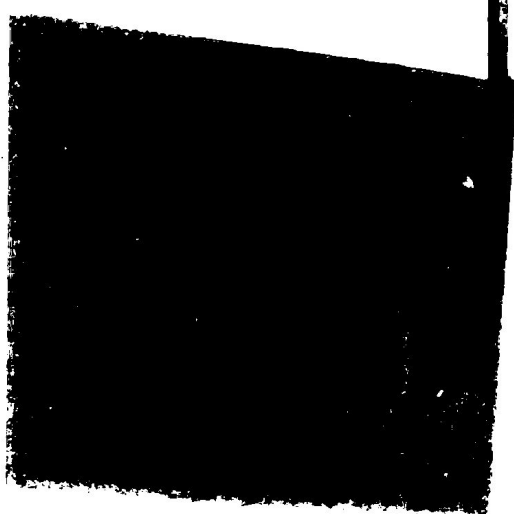


死光·李悦·  
出版社·88·  
252页·32开

7-5 034-015  
877208 7

作者简介：

李悦，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会员，辽宁省沈阳市人，现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供电局工作。曾出版过长篇小说《漠王》和中篇小说集《女检察员》。

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部中短篇小说集，共收作者十篇作品。其中有塑造公安干警形象的、有反映电业工人生活的篇什，题材广泛，各具特色。特别是集中的《死光》、《河流里的黄昏》、《戊夜》等，文笔生动，人物刻画细腻，是引人注目之作。

# 目 录

---

死光	( 1 )
最后一个夜晚	( 25 )
村歌	( 60 )
雨中	( 69 )
河流里的黄昏	( 75 )
戌夜	( 83 )
看戏	( 93 )
苦寒居闲笔	( 101 )
哈萨尔的摔跤手	( 105 )
黄发疑案	( 120 )
险情随时发生	( 174 )
后记	( 251 )

## 死 光

昨儿晚上的酒劲儿好象还没过去。脑袋木木的，软一脚硬一脚地往前走。风在浓粥般粘稠、暗淡的晨雾里搅动。这么早。这么早。一下子想不起这是去哪儿，好象在一部看过的电影里。管它呢！是爬铁塔，爬铁塔。带电干。头一次带电干。管它呢！该玩儿完了，活不长。早晚有这么一下子。只是别起这么早。

小面包车里荡着桔子酒色的灯光。技术员和安全员已经坐在了车上。还是不卖力气的人起得早。他们好象没搭理我。我知道有一股光，从他们的眼睛、面孔和身上刺向我。我早领教过。近来这股光的劲头儿更厉害了。哼！我当然也不理他们，走到车的尽头坐下来，几乎是在暗处。车窗象是失明一样，看不清窗外。脖颈埋进皮袄领子。不知道是残余的酒劲儿，还是吸进来的雾气在胸膛里往下沉，重重地压在心头。

不一会儿，带电班儿的哥儿们来了。都是敢玩儿命的汉子。整整三条。他们打着哈欠，骂骂咧咧的。声音粘腻、冰凉。大头皮鞋、钳子扳子，哐啷乱响。手上满是棱角，皮硬硬的。电网似的血丝罩在眼白上。白茬光板老羊皮袄散发出膻腥腥的气味儿。上面没扣子，一个扣子也没有。散披着，如披风。让人想到美国西部片里的流浪汉、绿林英雄。他们年纪最大的也不过二十五岁。嘴巴四周还是绒毛毛，和我一

样。别看年轻，每人的脸上都挂着自暴自弃、玩世不恭的神色。脸黑黑的，肉皮子粗拉拉的，象拿砂纸打磨过，粗糙得起毛。每天爬在电杆和铁塔上，风吹日晒，雨淋雪打。眼白和牙齿亮晶晶的。那个最壮实的是班长。上回种树，差点儿和我干一架。真打起来准好看。不是我把他放倒，就是他把放倒。势均力敌过瘾，也有看头。

技术员让司机开车。这小子是个舞迷。三十多岁了，还在舞场上厮混。见了好姑娘就缠上。骚山羊！脸白白净净的。女人们为什么都喜欢这种男人。他有文凭，每天坐在办公室里，左画一张图，右写一个方案。改革，革新。玩儿命的还是哥儿们。

车前的灯射出两道光柱，拨动浓雾。灰蒙蒙的。象是在大蟒蛇的肚子里前进。

哥儿们指着技术员的鼻子骂开了。班长领头儿，嗓子儿最高。那个叫“猴儿”的，瘦小枯干，还没我壮。嘴真他妈的损。会骂！

该骂！昨儿他们四个哥儿们组装铁塔。傍晚快收工的时候，巴图从塔上栽了下来。胳膊腿都摔断了。送进医院抢救，至今还没脱险。幸亏塔刚起来第一截，还不太高。幸亏他不是电打下来的。这条线路的电压是十一万伏。超高压！那电光只须那么一闪，一个活蹦乱跳的人，便被烧得滋滋流淌，转瞬成为焦炭。我亲眼见到我们检修班的一条壮汉子，在一万伏电压的线上触了电。身子被安全带吊在空中，那条让电击中的右胳膊流下滴滴答答的人油，如同烛泪。这景象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，甚至常常对停了电的线路，仍然十分畏惧。总有种不祥的预感缠绕在心头：不一定哪一天，那电



光就闪到自己身上。人们都知道电的凶残，也知道外线工处境的险恶。这样我们连找对象都很困难。谁愿意终日提心吊胆准备当寡妇？我曾交过一个女友，她因我不能调换工种，和我一刀两断了。至今我再没追求过别的姑娘。我们在她们眼里还不如一根水泥电杆！我们和这个世界的联系也过于简单，只有电杆和酒杯。上杆子——喝酒——上杆子——喝酒。没事儿就泡在酒杯里，生了气就骂人，痛痛快快地喝，痛痛快快地骂，有的时候还痛痛快快地打架。千篇一律，单调、乏味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就象三百六十五根电线杆子一样没什么差异。不一定哪一天，那电光一闪，就活到了头。

“两天带电立铁塔！”猴儿指着安全员对技术员说，“让这老外线工说说，四个人他妈的能行吗？真是点上王八下枯井！”

安全员轻轻地点了一下头。

“人是少了点儿。你们带电班请假太多。要不，有十几个人干。”技术员声音倒挺温和。他请姑娘跳舞的时候，准比现在还软乎。

“谁请假我都给！怕死就走！”班长的嗓子带铜音儿。好汉子！

“对！是骡子是马拉出来蹿！”猴儿指着另一个带电工，“这小子有种儿！结婚不到一个礼拜。被窝他妈的还没焐热呢，就来了。也不怕小媳妇守寡！”

“我才不他妈的愿意来呢！”新郎骂道，“谁愿意让电烧成灰！我爹是烧锅炉的，没门子。”

“可不是嘛！”猴儿说，“我爹要不那么早退居二线，

我也分不到这鬼地方来。”

“我和你们一样！”班长嚷道，“都他妈的是处理品！别处去不了，就到这儿玩儿命。不一定哪天让电从塔上打下来，这辈子也就交代了。”

我也是处理品。最坏的处理品！背着“开除留用”的处分。不让留在检修班里干。别看都是爬杆子，但比这儿安全。那儿很少带电检修，电压也只是一万伏以下。在供电局之外，有谁能知道还有这么一个送死的工种！为了不给用户断电！我替巴图。替死鬼！不干不行。不干就砸了饭碗子。现在找个正式工作不容易。到“大集体”、“二集体”去混，挣不了几个钱，也要遭白眼，让人看不起。找个对象也是不容易。人家能干，我也能干。都是一百多斤的汉子。豁出去吧！要命的事不见得非让我轮上。妈的！把我踩到泥坑子里了！什么工作需要！想整人明着说，别他妈的说好听的！什么到艰苦光荣的岗位锻炼呀！屁！你们局里当官的子女为什么不来带电班锻炼？你们的子女争着抢着去设计室描图，去电表室修电表，去变电站值班。你们把没门路的，犯错误的人都打发到这儿来。把带电班变成了野猪林——发配的地方！有个带电班的哥儿们气不过，喝了酒拿着菜刀闯进局长家，逼着局长给他换工种。局长居然同意了，调那哥儿们去修造厂当了钳工。这也是调工作的一个办法，盖了帽儿了！

“班长，”技术员含笑说，“这活儿你懂，只能两天干完。”

“你他妈的也懂，”班长气冲冲地说，“三个人能干多少活儿！使唤牲口也要有缓有急。不把我们哥儿们当人

看！”

“这是迫不得已，没办法呀！”技术员为难地说。

“没办法就别他妈的吹牛！”新郎说，“说什么带电立铁塔填补了中国带电作业的空白……”

“你们他妈的搞改革，叫弟兄们玩儿命！”猴儿抢着说，挥舞双手，“搞成了又是广播，又是登报。局里的头头们光彩，还能升官。”

“弟兄们也有奖金呀！”

“奖金也是你们多！”新郎喊道，“分房子也他妈的先轮知识分子。好象我们……”

班长站起来，蹿到技术员面前，头上饱绽青筋，眼白涨得大大的，吼道：

“我们的奖金都给你，你上去。我们在下头指挥，买你一条命！”

“别这么说，弟兄们。兄弟也是给上头卖命。”技术员讨好地看着班长。这小子是滑头。他知道卖命的还是我们。他不得罪我们。

班长重重地坐下去。

出城了。车速加快。秋风从各个缝隙刺进来，冷飕飕的。雾气渐渐发亮。深秋的田野，荒凉而萧瑟。一株株白杨树闪过去，闪过去。光秃秃的。车窗上凝结了那么多眼泪似的露珠。

三个哥儿们不再骂。靠在椅背上，直挺挺的。也许在想蒙古汉子巴图。我不会象他那样从塔上摔下来。无论多累，我也没从电杆上摔下来过。有几次我还扒在横担上睡觉呢，挺香，做了梦。检修班里有个哥儿们就爱在杆上睡觉，在横

担上打呼噜，下面都能听见。他从来没出过事儿。天意。一切都是安排好的。该死的活不长。我不会摔下来。

依赫乌拉山在视野里影影绰绰地出现了，一片暗紫色的光。怎么是一片光？一片光？光？我也带电干过。有时候杆子下面横担上的线停了电，上面横担上的线没停电。我们在下面干，电流在脑袋上头。带电衣是头一次穿。这玩意儿行吗？雾里的山就是一片光。暗紫色。没有光那么亮。只是那么一闪。只是那么一闪。

酒劲儿过去了。闭上眼睛养神。只能听见汽车引擎的隆隆声。那声音在我心里唤起一种期待的惶惑不安。随后胸膛肚腹里的东西消失了，只剩下一个空空的躯壳。一种饥饿时的眩晕袭上大脑。也许因为没吃早点。总好象要发生些什么事，一时说不清。路途那么陌生。越来越亮，只是陌生。

技术员掏出烟。万宝路。美国的。昨儿晚上和哥儿们也抽的这个。美国人准不用人去玩命，人家有机器。中国人多，不值钱了。摔下一个巴图，还有一百个，一千个……他先递给班长一只，用打火机点着，说：“我也想多给你们调几个人，可……”

“可是没人来！”班长抽了一口烟，回头瞥我一眼，这小子要不背处分，也来不了。我他妈的成了废品收购站！

新郎接过技术员给他的烟，说：“检修班把包袱给咱们背上了！”

胡说！我们检修班的班长和弟兄们都舍不得放我。顶不住上面的命令。把我当成包袱，笑话！你们遭受白眼儿，还要回我投来白眼儿。可鄙！我还以为你们是哥儿们，想和你们舍生入死地干干。

一股蛮横的烟辣味象锥子扎着我的鼻软骨。

“我就看不惯小伙子留长头发。”安全员接过烟吸着，  
“古人说得对：‘头发长，见识短。’就是说得对。”

嘿！老家伙也顺风扬沙子！都朝我来了！墙倒众人推！

“是公是母还得撩开尾巴看看！”猴儿接过技术员赏给他的烟，笑道。还回过头扫了我一眼。

一阵哄笑。他们故意笑，假惺惺地提高声音。他们找刺激，想在笑中忘了巴图。胆小鬼们！我还以为你们是汉子！

技术员的纸烟扬了过来，打在我胸上，落了地。我的胸膛膨胀着，手象抓着一只蹦兔那样哆嗦起来。

“这小子是打架的料，是酒鬼，哪能上铁塔！”

“带电班成了收容站！”

“没有肉，腩屎（注）也上了席面！”

怪声怪气的笑。哭似的。

我一跺脚站起来，喊道：“停车！”

“怎么了？”司机回过头。车速减慢。

“停！”班长也霍地站起来，朝着司机用力吼，“停车！让这小子滚下去！”

车吱地一下子停住了。

我向车门走，眼睛只盯着窗前那片紫光。但我能觉察出来他们的眼光象箭扎在我的脊背上，麻刺刺的。

“胆小鬼！”班长喊。

这三个字象钉子把我钉在车门口。我转回身走到班长面前，用力叫：“你才是胆小鬼！”

---

注：腩屎：猪肛门附近肉。

“不是胆小鬼就跟我们走，开车！”技术员喊道。

车又开动了。

“混蛋！”我盯着班长用力叫。愤怒爆发的同时，我感到一股猝发性的快感。我用力叫：“混蛋！”

班长挥拳向我打来。我的拳头也奋力迎上去。象两个铁锤撞在一起，发出咔嚓的响声，似乎还迸出金色的火星。

技术员抱住了班长；安全员拉住我的胳膊。

“嘿！”猴儿站起来喊，“讨吃的流鼻血——穷火还不小！”

“不想干，滚！”新郎往上挤，摇晃着拳头。

“弟兄们别发火。友情为重。”技术员忙劝道。

“你们滚！让我教训教训这小子！”班长脸上的肌肉在激烈地跳。

我脸上的肌肉也一鼓一鼓地跳。逼视着他火苗似的目光，我用喊声正告他：“告诉你，我是来干活儿的！不是来挨骂的！”

班长努力从技术员的手中往外挣脱，吼道：“我他妈的还要打你呢！”

“打不出屎来算他拉得干净！”猴儿吼道，“咱们下去单练！”

“行了！”安全员也喊起来，“这算什么本事！有能耐，干活儿的时候用！别再摔下一个去。都不容易。有什么打头！别人瞧不起咱们，咱们自己还狗咬狗！多没劲！”

他的话象锋利的锥子，扎破了我们的肚子，泄了我们的怒气。我们骂骂咧咧地坐了下去。

沉默迅速地笼罩了车厢，能听见吸烟的丝丝声。

我不看他们。没想到他们也瞧不起我！如果不是那次打架……那是十几天前的事儿：我们检修班在一个县变电站墙外检修线路。弟兄们在杆上忙活了一上午，连水都没喝一口。中午，站食堂派人担来了两桶咸盐拌面。没有菜，没有汤，连他妈的酱油也没搁。领我们来的技术员、工区书记被站长请回站里吃饭。一点儿活也不干的人吃好的。把我们干活的人当猪喂！他妈的！让牲口卖劲儿，还得多喂点儿草料呢！渴，饿，累，气。我一脚踢翻了面条桶，领着弟兄们到了县里最大的饭馆。我说，哥儿们我请客，咱们痛痛快快地吃、喝，一醉方休！下午让技术员和书记爬杆子去！弟兄们拍手赞成。没想到，刚喝了几杯，邻桌一个小子的啤酒瓶子盖蹦到了我脸上。那小子连一声道歉的话都没有，还他妈的呲着大板牙笑！他也欺负我们！他妈的！我们玩儿命流汗，你们看彩电，点电灯……世上还有这么不合理的嘛！我骂他，大骂特骂。我要发泄心中的怒火，这火憋了这么久！他也骂，站起来走近我，指着我的鼻子，唾沫星子溅到我脸上。我站起来正要动手，他先劈胸给了我一拳。好小子！我照他下巴回敬了一拳，他一个跟头栽在地上。我跟过去等他起来，准备再好好和他打！那小子是个笨蛋！我们开上汽车就走，那小子跟着车跑。满街老百姓都在笑他。真解气！就这么，局里给了我“开除留用”的处分。昨天下午正式通知我今天起大早来带电班干活儿。就这么简单！他们从不知道为什么打这场架。只知道把我往最危险的地方一扔。参加工作前，我满以为从今能挣钱养活自己，能用血肉之躯干些事儿，没想到满不是这么回事儿。我好象陷进一口泥塘，比别人矮了一截！领导、老师傅、技术员，甚至父母，都凭他

们的想法去想象我们，说我们这些人没理想，不听话，太解放，只会混日子。可是有谁能了解我们？比如说我，受了处分之后，我仍然是我，我并不是一个坏人，也许我还更好了些。但是连同行的带电班的哥儿们也小瞧我。昨儿晚上，我和检修班的几个铁哥儿们喝了一顿。我们不喝心里憋闷。起初，他们嘱咐我到了带电班要小心，说一下子碰上电光，那么一闪，就吃什么也不香了。后来喝多了，他们又说活得腻味了，让电闪那么一家伙，痛痛快快地交待了算了！我们喝了那么多，划拳，胡乱唱《拉网小调》、《何日君再来》……悲壮沉郁，象给我开追悼会。夜里我做了好几个恶梦，不知道是什么光，贼亮贼亮地闪，我在其中辗转反侧，总也逃不脱，两腿沉沉的，迈不开步。

进山了。山风一个劲儿地吼。昏沉沉的阳光无精打彩地穿过云层。汽车在盘山公路上缓缓地前行，象一只可怜的硬甲虫。车里侧是高高峭峭的石壁，一块块象斧子劈砍过的赤褐色岩石，重重叠叠。宛若一条条并肩站立着的男子汉。沉默的男子汉。外侧是万丈深渊，拳头里攥着心似地看上一眼。好深！冷气从两腿向上爬，遍及全身。我不大敢看。总觉得靠外的两个车轮子已经悬在了半空，下一刻就要跌下去。也许不如那么一闪。那一闪来得痛快，过去也乘车走过这样的山路，怎么没这么害怕？不对劲儿！

猴儿忍不住沉默，唱起了爬山调：

山丹丹那个开花哟，一片片那个红，

满村村那个挑中哟，挑中那个你一个人。

班长和新郎拍着手笑。解心宽。壮胆。都不容易。

技术员坐到我身旁，在喧闹声中低声讲了施工方案。这



山上架设着通往哈萨尔草原的十一万伏线路。其中有两基铁塔之间距离较远，导线弧垂度大。每年冬天，在粗壮的裸铝线上凝结着一层厚重的冰壳，够有碗口般粗，导线沉甸甸地坠了下去。春季冰壳融化，导线减轻重量后奋力向上弹动。本不在一个水平面上的四根导线在弹动中相互碰撞，造成线间短路事故。年年都如此。为减少导线弧垂度，所以要在两塔之间再立一基塔。按常规是停电施工。那会给哈萨尔五县的工农牧业生产带来很大损失。为此，技术员搞出带电立塔的方案。最近局里批准由带电班施工。要求在最近这两天干完，越往后拖，天气越冷，冻得工人伸不出手，不好干活。

“这是中国带电作业史上的一项空白。”技术员自豪地说，“过去只有带电立杆，没有带电立塔。”

我什么也没说，冷漠地看着他。他亮晶晶的牙齿，让我想到那闪光。是那光一直炙着我的心？又不象。闪就闪吧！

“人手是少了些，”他又补充说，“昨天太累。”

猴儿还在扯着嗓子唱：

这山山瞭见那山山高，  
那山山长满了红樱桃。

汽车在工地所在的山根停下来。这是两山中间的一座山，比那两座山低些。在那两座山的顶上各立着一基铁塔，遥相对峙，象行注目礼的两个士兵，肩负着四根闪光的电线。

工地上也全是岩石。昨天，巴图就是在这儿倒下的。天阴着，层层云彩象沙漠上的波纹。深秋的冷风一阵阵掠来。半截新塔旁的篝火，一明一灭地亮着。雇来推绞磨的六个山